

云水／著

一部分人，在这个梦中重生；一部分人，随着
梦的破灭而离去。风动云摇，

秋水蔚蔚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秋水蔚蔚

一部分人，在这个梦中重生；一部分人，随着梦的破灭而离去。风动云摇，秋水蔚蔚。

云水\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水蔚蔚/云水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81115-936-3

I.①秋… II.①云… III.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2745 号

秋水蔚蔚

著 者 云 水

责任编辑 赵 英 张华峰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内文插图 选自《中国大地画会作品选》海潮出版社

版式设计 内蒙古百分笔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出 版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32

字 数 64 千字

印 张 5.375

版 期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5-936-3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 ❁ 1 她叫苏燕文/7
- ❁ 2 走出大院/22
- ❁ 3 冬天里的火/46
- ❁ 4 从喝酒开始/62
- ❁ 5 喂马的温老汉/71
- ❁ 6 两眼井一眼出水了/88
- ❁ 7 风云突变/99
- ❁ 8 人世也沧桑/111
- ❁ 9 挑灯夜话/126
- ❁ 10 上山数羊/137
- ❁ 11 知青大会/146
- ❁ 12 挥手告别/159

由八达岭长城沿曲云关向西有两条重要的山脉——鹰山山脉和黑山山脉。两条山脉蜿蜒起伏,首尾相连,绵延数千里,像一条蟠龙横卧在中国北方辽阔的大地上。千百年来,巨龙两边的先人们围绕着生存的尊严,在两条山脉脚下,书写、演绎了无数个历史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被后人记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某一时段以特定方式搅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异彩进程。到了公元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鹰山脚下的北京城里,有一位曾在二十年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老人,以他那驰骋豪迈的思维,挥了挥巨人般的手,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黑山山脉脚下顷刻间涌来了成千上万

风华正茂的青年,他们的名字被两个政治建制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从没间断过的群体意识和个体尊严追寻与梦想的现代史上,一个叫“兵团战士”,一个叫“下乡知青”,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在这个始终没有停止的叫做“中国梦”的进程中,再一次担当起了时代先锋的大任,挥舞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旗,拾起了令几代中国人一次次向往又一次次破碎的梦想,无所畏惧地开进了高山、荒原、乡村、草原……

一部分人,在这个梦中重生;一部分人,随着梦的破灭而离去。

风动云摇,秋水蔚蔚。



黑山山脉向西过了贺伦进入河川平原这一段叫做磨盘山。山南,是左、右二县(左奇县、右奇县),黄河水从上游弯弯流过,山北,是哈拉盖草原,草原纵深带被从河川平原分汊流出的黄河水改道冲积成 300 多平方公里的湖泊,形成遐迩闻名的满都拉海,当地人称之为“海子”。“海子”苇草茂密,鱼肥水美,滋养着万物生灵,滋养着“兵团战士”和“下乡知青”。

知青房建在村的最南头,是个由几户连起的土坯平房,由于年久失修,墙皮斑驳脱落,周围被厚厚的沙土堆积着,空旷的四野没有任何遮挡,西北风刮来呼呼作响,似乎穿透墙体而过。

王东宇从“海子”回到知青点已近黄昏。他把行李往炕头一扔,顾不上打开,倒头靠在上面先歇了起来。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刚插队时的情景就像昨天似的浮现在他的眼前。

三个月前一个盛夏的下午,他搭乘着一辆拉农具的拖拉机带着一卷行李和一个小木箱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接待他的是公社知青办姓金的一个

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公社知青办的主任。金主任看了看王东宇带来的手续,出门过了条公路领他来到乌兰花大队部向值班的人做了交代后就走了。值班人说,队长和书记都进“海子”打草了,让我在这等你,先领你到知青点住下,明天正好有一辆车进“海子”,叫你搭车进去。

知青点在大队部的西边不远,间隔五六十米,有一条小路直插过去。王东宇在那人引领下新奇地来到知青点。知青点的沙草地前有五六个人正在房前晾晒被褥、说着话,见他过来主动迎上来,热情地帮他拿行李、拎箱子进了屋,围坐在一起问了起来。

“疆府市的?”

“是。”

“你们是……?”

“我俩天津的,他是保定的,他俩是贺伦的,”一个身材瘦小带有浓郁天津口音的人说。

“哦,你们没进‘海子’?”王东宇问。

“我们不进了,明天就走了。”天津人回答。

“去哪?”他问。

“回城啊!”保定人接话。

“不扎根农村了?”王东宇不解地问。

空气骤然似乎凝固,几人相视无语。

没人接应他的话题,像是商定好了似的,不约而同地分头四散,各自忙各自的去了。那位年龄稍大些家是贺伦市的知青没有离开,帮他把小箱子放到炕角摆好,又帮他把行李打开,拍了拍他崭新的被子,闷闷地说了句:

“这里是属于这里的人,它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我们所有人都是过客,不可能改变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当你发现自己变了的时候,你就该走了。”

王东宇感到这话有些似是而非,没太弄懂他说的意思。

吃完晚饭,王东宇习惯性地看了会儿书,在各种兴奋的猜想中朦胧入睡。

第二天一早,他背好行李,搭着队里进“海子”的马车,披着朝霞,带着喜悦的心情消失在茫茫的芦苇荡中。

1 | 她叫苏燕文 |

这是他插队下乡的第三个月，也是他真正步入社会，开始人生体验的离港起航，虽然此前也曾离开过家，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但那只是暂短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仍依赖和归属着家庭，从没有独立自主的生存感，而这一次，王东宇完全没有了任何精神退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在这方陌生的水土上编织起他所不熟悉的生活之网，而那第一梭则是从满都拉海的打草开始的。

王东宇的好心情第一天出工就被尖利的苇荏

破坏了。他的脚前掌处被深深地扎了一个洞,鲜血把下乡前才买的崭新的回力牌球鞋都染红了,痛得他只能在草搭子里含泪抱脚歇着。夜深人静,伴着隐隐的疼痛,他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波动,他想着下乡前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可就是没有想到会被这东西扎着,他想过苦痛的不可避免,可他没想到来的这么早,而且是那么无助的苦痛,他第一次真正地从心灵到肉体尝到了苦痛,感觉到了苦痛,也开始明白了什么叫苦痛,他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甚至还要不要再坚持下去?他想退缩回去,又怕被人耻笑为逃兵,整整一晚上他数着星星彻夜未眠。

天亮了。

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咬着牙、忍着疼出工了。虽然痛苦万分,但他终于坚持下来了。

第二天,第三天……灼热的烈日下,苦涩的湖水中,尖利的苇丛里,日复一日,从开始时的失落、枯燥到渐渐地平静和坦然,王东宇适应了,他已不再

有刚来时思亲想家的那种焦虑,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收工晚饭后的一曲曲快意的畅想,那畅想是从躺在草搭子里辗转难眠,两眼透过草搭顶的通风口,望着天空,一颗一颗数着星星开始的。他从第一天起,就是靠着这种办法坚持和激励自己的,开始的时候,数得数字太多了,甚至上过千,往后就越来越少了,最近,数不到十就睡着了。

可这一晚,也不知怎么了,办法失效了。王东宇不知数了多少遍,不仅没有像往常那样慢慢入睡,反而更精神了。他索性起身,披上衣服出了草搭子。

入夜的满都拉海,静谧而沉寂,湖水柔缓而有节奏地轻轻拍打着渐入梦乡的苇群,像母亲守望着家,守望着摇篮中熟睡的孩子。一轮圆月平地升起,明亮如洗,月光似水银下泻洒满浩淼的水域。几处或相隔相连的草搭子,在水苇退让的空地显得格外醒目。

队里打草的宿营地设在河道进口的干滩上。干滩沿着河道伸向无边无际的芦苇深处,静静的

河水由浅入深,越往里越清凌,甚至能看到鱼儿的游动。

他沿着干滩向苇丛深处漫无边际地走着。突然,不远处传来河水被搅动的哗哗作响声。他顺着水声寻去,发现一个黑影浸在水中,已经有些支撑不住,开始向下滑去,河水正淹过脖子向头顶没去。王东宇顾不上多想急忙跑上前,纵身跳入水中,双手从后搂住落水者的身子,用尽全力拽上了干滩。

是个女人。

那女人从死神身边离开后,慢慢缓过劲来,坐起身默默地看着王东宇。

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下,俩人清晰地看着对方,长久默默无语。

王东宇发现对面这个女人竟然是那样的美丽动人,湿漉的黑发下泛显出白皙细嫩的双颊,一双深情的大眼睛低垂在精美的额下,微微上翘的鼻子精致到位,迷人的双唇紧闭无语。

从穿着看,王东宇判定她是兵团战士,但不好

确定是哪个团的,因为在满都拉海周围大抵驻有三个团——31团,32团,39团,而团部设在高滩的39团离王东宇他们打草的干滩最近。

看着她渐渐地趋于平静,王东宇试着问起:

“兵团的?”

“……是。”

“39团的?”

她点点头。

“怎么到这儿来了?”

“……”

“为什么要这样?”

“……”

“衣服湿成这样,跟我回去换件衣服吧!”

王东宇说完,转身朝自己的草搭子方向走去。兵团女战士犹豫了一下,慢慢起身,拖着湿漉沉重的步子跟在王东宇的后面。

到了草搭子前,王东宇先进去把下乡前妈妈给浆洗得干干净净,到这儿后始终没舍得换的旧军装

找出来,放在她面前,转身走出了草屋。不一会儿,她穿着王东宇的衣裤从里面出来,全身上下肥大宽绰,像个唱戏的,样子有些滑稽,眼神和气色开始恢复女性的腴腆和羞怯。王东宇看到她这副样子也觉得轻松了许多,刚才的那种紧张感开始渐渐褪去,为了打消她再生意外的念头,便随意地和她闲聊起来。

“家是哪儿的?”他问。

“北京的,”她回答。

“什么时候到的兵团?”他问。

“69年,”她说。

“初中?高中?”他问。

“初中,”她说。

“老三届!厉害。”他说。

“没毕业,”她强调了一句。

“那也厉害!”

王东宇打小就崇拜老三届。小时候,大哥他们一帮老三届的红卫兵常聚在他家谈天说事,他觉得个个都很有才。

打开了话匣子,俩人渐渐地话多了起来。

从她的叙述中王东宇得知她叫苏燕文,名字和她的出生还有关系。

1952年的春天苏燕文出生在北大燕园,又因家屋檐下的燕窝正好飞出一只燕子,爸爸说,就叫燕文吧。爸爸是北大的教授,妈妈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年调到外交部工作,俩人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孩。从小爸爸妈妈就非常宠爱她,家境较好,穿戴从来都是班里最漂亮的,家里有架钢琴,每天晚饭后妈妈都要辅导她弹上一会儿,然后听爸爸讲一会儿文化历史和诗文,那时候的日子特美、特陶醉。

听苏燕文这么一讲,王东宇似乎也被拉回了从前。北京,多么美好的地方。他打小就向往北京,羡慕北京人,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那是全国人民的心脏,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毛主席身边生活的人。他向往着寻找机会去一次北京,在他初一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妈妈失散多年的妹妹